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晋石刻大全. 临汾市霍州市卷 / 李玉明, 王雅安主编; 段新莲分册主编. --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457-1050-2

I. 三… II. ①李… ②王… ③段… III. ①石刻 - 霍州市 - 图录 IV. ① K877.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7504 号

三晋石刻大全 · 临汾市霍州市卷

总 主 编: 李玉明 王雅安

本 卷 主 编: 段新莲

责 任 编 辑: 朱 屹

助 理 编 辑: 王 甜

审 订: 杨 淮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 — 4956036 (综合办)

E — 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晋城市景潮办公用品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8

印 张: 90.5

字 数: 6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1050-2

定 价: 60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78-7-5457-1050-2



9 787545 710502 >

《三晋石刻大全》编纂委员会

顾问：李小鹏 薛延忠 李政文 高建民 胡苏平
李立功 胡富国 白清才 郭裕怀 刘泽民
李学勤 刘 江 张 颌 刘在文

主任：李玉明

常务主任：王雅安

副主任：罗广德 李才旺 李锐锋 李茂盛 成永春
齐荣晋 降大任 杨子荣 刘伟毅 柴泽俊
梁俊明 崔正森 雷忠勤 陈 明 宋新梅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史耀清 刘光彦 刘合心 安振禄 闫 广 吴广隆
张鸿仁 李 尧 李 波 李 非 李晶明 杨支军
杨学书 贺兴国 徐茂斌 赵晋胜 赵魁元 郭文新
尉连生 阎国庆 董小清 董占锁 董瑞山 谢 恺
韩晓晨 薛玉斌 霍润德

总主编：李玉明 王雅安

副主编：罗广德 李茂盛 降大任 杨子荣 文 琴
张继红 落馥香

审 定：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编纂指导组

组 长：刘合心

常务组长：卢金城 王汝雕

副组长：王庚星 迪德俊 李兆祥

成 员：张新智 石耀辉 高树德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霍州市卷》编委会

顾问：陈 纲 崔山原 王国平 孙玉安 董天璐
任瑞昌

主任：段新莲

副主任：黄晓君 朱源洪 薛有生 沈晓静 薛云彪 张伟兴
郭思红 晋从华 薛宏杰 张福义 刘启文 梁红旗

主 编：段新莲

成 员：张美玉 张燕丽 张绍文 李桂风 朱耀炫 马治国

拓 片：刘秋平 牛燕丽 孟利斌

打 印：候乐乐 杨 敏 杨春明 孔 睿

编 审：晋从华 张福义

凡 例

一、以抢救和存史为收录原则。收录范围：以《三晋石刻总目》为基础，凡古代、近现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现存和佚失石刻全部全文收录（其中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社会文化价值的私人墓碑等除外）。收录上下限：上限从本地最早的石刻起，下限到定稿为止。

二、以县（市、区）分卷，原则上每县（市、区）一卷，另有山西省博物院卷、五台山卷、晋商会馆卷和总目各一卷。

三、“概述”为一个县（市、区）或石刻收藏单位总论性的文章，既有资料性，又有学术性，内容主要包括：石刻历史发展（收藏）演变情况、现在分布区域、类别、时代、数量和保存情况，重要石刻简述、主要特色和价值评估、保护和利用建议等。

四、石刻单位称谓：各类碑刻（包括造像碑）一律称“通”；石碣（或刻石），称“块”或“方”；经幢（包括石幢）称“尊”；墓志和墓志铭，有盖的称“盒”，无盖的称“方”；画像（图像）石、匾额、塔铭、法帖，称“方”或“块”；摩崖题记称“处”或“条”。石柱，称“根”；戒牒，刻在碑上的称“通”，刻在碣上的，称“方”或“块”。石刻录文称谓：碑，称“碑文”；碣（刻石），称“碣文”或“刻文”（镌刻诗赋的，称“诗文”）；造像碑（含座），称“发愿文”；墓志铭和墓志，称“志文”；石匾，称“匾文”（镌刻帝王诏令的，称“敕文”）；摩崖题刻、画像石、石幢（内容非经文者）、石柱等，称“题记”或“题刻”；经幢，称“经文”；塔铭，称“铭文”；墓表，称“表文”；石对联，称“联文”；戒（度）牒，称“牒文”；法帖，称“帖文”。

五、不设篇、章、节，一件石刻独立成篇。全卷录文分两部分，即现存石刻、佚失石刻。以县（市、区）为纲，分别按时代顺序排列，不分类。

六、每件石刻编纂内容包括“名称”（全称）、“简介”、录文（全文）。另附照片或拓片。

七、凡涉及人物的石刻，“简介”除介绍石刻外，还应介绍人物的生卒年、籍贯、主要官职、生平事迹、著述等；凡涉及人物籍贯的，一律用原地名，括号内注明今地名。如郭泰，太原界休（今山西省介休市）人。

八、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不少石刻陆续由原址搬迁到异地，这部分石刻均以现收藏单位收录。地址一律按原址书写，然后注明搬迁时间和地点。

九、真假难断或断代暂无定论的石刻，可沿用旧说或存疑。有几种说法的，诸说并存。

十、纪年：1912年以前的石刻一律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如唐贞观元年（627）。括号内公元年号前后不加“公元”和“年”字。1912年以后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用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如中华民国16年（1927），也可写成“民国16年（1927）”。民国年号用阿拉伯数字，不用汉字。1949年10月1日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十一、表示体积、面积等尺寸的，用“厘米”。如长（或高）120、宽60、厚80厘米，长、宽

均不加“厘米”二字，用顿号间隔。

十二、收录的石刻文字原为繁体字的，仍用繁体字；原为简化字的，仍用简化字。1957年汉字简化之后，有的碑繁简混用，录文尽量保持原貌，以保存史料的真实性。录文横排，原则上根据文意分段，不易分段的，可以连排。编者所加文字，用楷体字，并加圆括号，以与正文宋体字区别。如“(碑阳)”、“(碑阴)”等。

十三、收录的石刻文字，只作标点，不作校勘，原文中的错别字、异体字、通假字及不当之处等，保持原貌，不作甄别、注释和加括注。

十四、石刻文字漫漶、剥泐不清的，用一字一“□”表示。漫漶、剥泐字数不清的，用“……”或“下阙”表示。

十五、索引按类编排，使本书既可按历史顺序阅读，又可按类检索，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总序

李玉明

石刻,指镌刻有文字的历代碑、碣、造像碑、经幢、石幢(内容非经文者)、摩崖题记、墓志铭、画像石等,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石刻,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专指“碑”;广义的理解,包括碑、墓志、造像等各类刻石。

所谓“碑”,汉以前就有了,但那时的碑不是为了刻字,而是立于宗庙、学校,用以观日影、记时刻、测方向的。古代礼仪规定,主人迎宾进宗庙之门要当碑而揖。祭祀时亦常常把祭祀用的牛羊等牺牲先拴于碑上。碑在古代还有另一种用途,是立于墓前用于棺木下葬,称为“窆石”,下棺时用以固定轭轳。所以早期的墓碑中上部有穿,称之为“碑穿”,用以系绳下棺;在宗庙之碑则为系牺牲的牛羊所用。因此,最初碑的用途并非为了刻字,而是实用。

现代意义上的“碑”,兴起于西汉而盛于东汉。原来在西汉以前,即商周时期,歌功颂德的文字铸刻在钟鼎彝器上,西汉开始以石代金,用碑记载功德和事件了。这即是金石铭文的由来。

从西汉“碑”开始镌刻文字以来,历朝历代的碑刻大体相似,均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但各类碑之间又呈现繁多的样式。碑首有圭首、圆首、平首、梯首、冠形首、螭首等。碑身以长方形为多,另有倒瓶形,六棱、八棱形,正方柱形,扁方形等。碑座有龟趺形,形状庄重,采用得最多。古人以龟为长久,常常以龟(实际称鼋)背碑。碑的内容有功德碑,记载文臣武将的文治武功;庙碑,种类繁多,记述庙的修建历史;墓碑,记载死者籍贯、世系、事迹及卒葬时间等。还有记事碑、纪念碑、文告碑、诗文碑等。

从现代广义上讲,凡是镌刻有文字的石刻都可以称为碑刻,而在先秦时除“碑”以外,其他都不称碑,而称“刻石”。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刻石是商代的《小臣系毁》和一些石磬刻字。以后有秦石鼓文,秦始皇峰山、泰山、琅琊台刻石等。汉以后这些刻石逐渐统称碑石了。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道教兴起后,又出现了宗教刻石及造像。山西是我国中原地区宗教刻石最早产生和发展的省份之一,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以及现在散存在全省各地大量的经幢、石幢、造像碑等刻石,见证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轨迹。另外,作为墓碑衍化物的墓志,起源于汉代,形制为长方形。而标准方形的墓志则兴起于魏晋南北朝,大盛于唐,是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山西现存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志,封和宠、辛祥墓志;北齐裴良、庾狄回洛、娄叡墓志;东魏刘懿墓志等。

石刻最大的特点,是能长久地保存下去,故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简称“石史”。它最大的功用,是可以证史、补史和纠正官修书面历史记载的舛误,在弘扬民族文化,借鉴历史经验,在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来受到地方当局、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爱好者重视。例如,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殿堂式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1937年梁思成先生调查发现后,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殿前镌刻于唐大中十一年(857)的经幢,解决了该殿学术上的两大问题。一是根据经幢的记载,该殿始建于唐德宗大中十一年(857),不仅使该殿是唐代建筑得到了有力的佐证,而且使这座国宝级文物建筑有了准确的纪年,其学术价值大大被提升。二是从这尊经幢的记载中得知,佛光寺东大殿的施主(即捐资人)是长安官宦人家出身的女弟子“宁公遇”。由于施主的身份高,其建筑的级别也相应被提高。又例如,山西现存18000多处古建筑,其每处建筑的历史沿革,要么文献记载简单,多数只一句话;要么查不到任何记载。而这些建筑前前后后的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主要靠现存碑刻的记载来见证,因而各座古建筑附属的碑刻就成了该古建筑历史沿革有力的证据。再例如,山西历史上的灾荒不断,元大德七年(1303)平阳、太原地区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清光绪三年(1877)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

最大的一次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死亡百姓不计其数，并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这些灾荒，由于历史的原因（如信息不畅），或是地方官员为保乌纱帽，有意隐瞒，因而文献记载零碎简单，甚至缺失无记载。而民间百姓在灾荒过后却镌刻了不少碑刻，使后人永志不忘。这些灾荒碑虽有不少毁于战火，或被人为破坏，但各地保存至今的仍有不少，已成为研究山西历代地震、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宝贵资料。除灾荒碑外，存世的还有不少古代科技方面的碑石，是研究当地农林水利、医药等发展的重要实证。三晋石刻是我省一个丰富多彩的重要人文资源，因此，编辑出版《三晋石刻大全》，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是功在千秋、荫及子孙的一件好事、善事。

自宋代兴起金石学以来，访求石刻是历代众多史学家、方志学家们的终生爱好和一生的追求。山西自明成化十年（1474）创始《山西通志》时，就收录了“金石”资料，现在能够作为代表的是清光绪年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编的《山右石刻丛编》。这套《丛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版，共40卷，收录北魏至元代计14个王朝840余年的各类石刻720通（件）。还有在此之前于光绪十八年（1892）官修的《山西通志·金石记》（单行本称《山右金石记》），杨笃（秋湄）主编，收录汉以来碑刻1550余通。《山西通志·金石记》与《山右石刻丛编》比较，前者“有则录之，存亡不计”，后者“存者收录，亡者不述”。

山西历史上石刻最多时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准。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文物部门的多次调查和普查，山西现存各类碑碣大约两万。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四属原都称州，大体上是现在的运城、临汾、晋城、长治四市，即山西南部地区。《山右石刻丛编》收录的720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496通，占全省的68.9%；《山西通志·金石记》收录的1550余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993通，占全省的64%；现存的两万余通石刻中，上述四市占了全省的一半以上，叶氏的论断基本是正确的。但除上述四州（四市）外，其他地区也有不少碑刻存世，其中不乏精品，同样应予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门和有关部门、团体，以及个人爱好者在石刻的调查、保护、拓印、研究、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比较零星分散，缺乏全面性、系统性；也没有一个专门访求石刻的机构，使这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制约。其次，历史资料少而缺失，已出版问世的石刻著作，存量极少，不仅难求，而且收录不全。比如，《山右石刻丛编》和《山西通志·金石记》均只收录到元代，且遗漏不少，大量明清时期的碑刻又未被采掇，造成历史的遗憾；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只收录山西唐以前碑石45通；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只收录山西元以前碑石近30通。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大量的拾遗补缺工作。第三，建国以来又新发现了大量的石刻，特别是新发现和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墓志铭、摩崖题记、造像碑等，大大丰富了山西石刻的研究资料。比如北朝至隋唐一批重要墓志的出土、黄河沿岸等处汉以来漕运摩崖题记和一批早期造像碑的发现，以及其他一大批新发现石刻的著录登记等，都是重要的石刻资料，这些都需要有人去进一步访求和研究。第四，石刻文物具有不能再生性的特点，毁一件即少一件。比如北周武帝二次灭佛，山西的汉碑及三国两晋碑除郭泰碑外，全部被毁。郭泰碑后来也流失不存，造成了“山右无汉碑”的历史遗憾。当前仍存在盗窃和建设工程中人为破坏石刻文物的严重现象，自然损毁也日益加剧，古老石刻随时都有流失和被毁的危险。因此，抢救保护石刻，将其全部著录在册，世代流传下去，是当务之急，是带有抢救和存史双重重要性质的宏大工程。

为了全面系统地开展三晋石刻的访求和研究工作，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即借鉴历史经验，适应形势的需要，挑起了保护研究石刻传统文化这个重任。从1990年开始，即着手分市编辑出版《三晋石刻总目》，到2006年底，已有9个市的《总目》正式出版，共收录存碑11878通，佚碑4168通，合计16046通。

在基本完成《三晋石刻总目》编辑出版的基础上，三晋文化研究会从2007年正式开始编辑《三晋石刻大全》。《大全》以《总目》为基础，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碑刻，不论存佚，有文则存，全文抄录，并断句。同时，每篇加“简介”，附照片或拓片。基本上每县（市、区）1卷，山西博物院和五台山、晋商会馆各1卷，再加记事总目录1卷，全省预计125卷。

分步编辑出版的山西石刻研究成果，其资料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将远远超过以往出版的石刻著作，将成为山西有史以来的首创之作，流芳后世，意义深远！

是为序。

序 一

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 刘合心

临汾，史称平阳，属古冀州，位于山西省南部的中心地带，现辖1区、2市、14个县。临汾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地上地下文化遗存十分丰富。2013年5月国家最新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临汾又有15处位列其中，加上前六批确定的28处，目前临汾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3处，居全省前列。其历代石刻之丰富，更是名冠三晋。

石刻作为一种融文字与图像为一体的古代艺术，可以称为古老而鲜活的历史载体，被古人作为记录史实、歌颂功德、信仰崇拜的主要手段，因而成为今人考证历史、研究远古的重要途径和有效凭证。石刻的起源很早，金石学家马衡先生在《凡将斋金石丛稿》中指出，“刻石之风流行于秦汉之世，而极盛于后汉，逮及魏晋”，到隋唐时，“事无巨细，多刻石以记之”，再以后“大盛，于是石刻文字几遍中国”。纵观临汾各地石刻，也佐证了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目前，这些零零散散存放临汾各地的石刻，不仅是各地历史事件乃至轶事的真实记录，更是临汾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石刻虽然坚硬，也有风化殆尽的时候，加上历史上临汾一带曾是兵家必争之地，强烈地震又多有发生，临汾碑刻在1949年前就损毁不少。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应有的保护意识，古老的石刻流失和被盜被毁现象仍时有发生，如今除少量石刻保存较好外，相当一部分石刻或竖立于乡间小庙，或倒卧于荒烟蔓草，或已散落民间挪作它用，随时都有佚失之虞。

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历代石刻的搜集和保护工作。早在2001—2004年，研究会就组织各县、市理事，对全市范围内留存的历代碑碣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造册，登记了上自北魏、下至民国各个朝代的碑碣4003通，搜集碑文数百篇，编辑出版了58万字的《三晋石刻总目·临汾市卷》。2005年又出版了由王汝雕、牛文山理事编著的《临汾历代碑文选》，共编选了上自北魏、北齐、隋、唐，下至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历代碑文82篇，内容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自然灾害、风情民俗等方面。但限于篇幅，仍有许多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碑刻未能选入。此次由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发起，以县域为单位，每县一卷，统一编纂各县、市、区分卷的工作，石刻编选时间下限截至各卷定稿，无论编选范围还是时间跨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正是我们所期盼的一件泽被后人的大好事。

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碑刻资料是一种公开的地方历史档案，是区域历史文化的可靠见证，因而弥足珍贵。由于立碑一般需要经过公众认可，而且大多立于寺观庙宇、名胜古迹等公共场所，其记述内容也就反映了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共同行为规范或文化价值观念。同时，与传世文献相比，碑刻资料更具地方性与民间性，往往直接记述了历代普通人物的活动，因此它是研究社会经济与文化史的不可或缺的资料。许多碑刻资料中还有关于国家制度、正统宗教及官绅活动的记述，它们对于深入研究历代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区域社会文化的发展机制，也是极为重要的。

临汾市境内现存石刻中，重要的有：吉县锦屏山北魏、隋、唐及宋、元摩崖石刻，襄汾北魏、北齐、隋、唐造像碑，安泽北魏、北齐造像碑等；唐代的有浮山唐玄宗李隆基《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御制御书碑；宋代的有曲沃《晋恭世子碑铭》、洪洞《大宋新修女娲庙碑铭并序》和广胜寺《郭子仪奏碣》、尧都区《晋州姑射仙洞新修功德记》；金代的有洪洞《都总管镇国定两县水碑》；元代的有曲沃《释迦如来成道碑》、乡宁《重修晋荀息大夫庙碑》、翼城赵孟頫《裕公和尚道行碑》以及大德十一年的《上天眷命碑》。历代名人撰文书丹的有襄汾虞世南的草书碑，洪洞宋治平元年郭子仪的奏牒碑，襄汾苏东坡的行草圆碑，张商英霍山诗碣，文徵明的草书碑，郑板桥的行书碑，侯马清高宗《乾隆御笔千叟宴诗碑》，洪洞何绍基的《猎碣亭》及香梅的宋

拓本勒石的石鼓文，襄汾丁村赵邦清的楹联以及地方一些名人书写的篇章、铭文、诗词、楹联等等。

这些石刻在历史、科学及石雕艺术与书法艺术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唐玄宗李隆基的《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称太上老君为其远祖，在高祖、太宗之际，显化于龙角山。其汉隶八分体书飘逸潇洒，结体紧峭，点画之间自有其异趣，实为唐代的杰作。《晋恭世子碑铭》的颜体书法，端严秀健，笔力道劲，古朴豪放，为宋碑中之佳作。《裕公和尚道行碑》书法刚劲沉稳，圆浑道美，全篇气势连贯，法度严谨，笔老墨秀，洒脱超逸，横竖点画，笔笔着力，臻于炉火纯青之境界，是赵体中最完整的一通碑刻。再如明正德九年（1514）《增修尧、舜、禹庙图碑》和明嘉靖十八年（1539）镌刻的《祭祀仪注、尧陵及庙宇建筑分布图碑》均分别记述、绘制了元明以来尧庙、尧陵之规模、布局、建筑形制和陵寝祠宇规模形制等，用图例刊于石，是研究其建置、沿革真实的佐证。襄汾的普净寺，洪洞的中镇庙，翼城的乔泽庙，尧都区的大云寺、牛王庙、坡子村，洪洞的广胜寺，吉县的圣母庙，蒲县的东岳庙等地的石刻碑碣，都较详细地记载了元大德七年（1303）和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平阳两次大地震的实况，是考察历代地震、探索地震规律重要的历史证据。《增修康泽王庙碑》记述了平水源头方圆数里到处涌泉，严禁开山凿石，保护泉源。洪洞广胜寺《重修明应王殿碑》，明确规定了三七分水的制度，并设置了铁栏记标，使之正常管理灌溉。另外，霍州、乡宁、大宁、吉县、曲沃、隰县、蒲县等地都用碑刻记载了争水、斗水、分水等方面的史料。再如有关教育兴学、发展生产、灾荒赈济、民间习俗、乡规民约之类碑刻，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教育意义。除以上重要的碑刻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先辈们也留下了大量的革命遗址和文物，其中碑刻也不在少数。所有这些都是今天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资料。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各县（市、区）的编纂工作，得到了临汾市委、市政府以及各县（市、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也正因此，这项工作才走到了全省各地市的前列。截至目前，我们已先后出版了洪洞、侯马、尧都区、曲沃、安泽、浮山、古县、蒲县、乡宁、大宁、霍州等11卷。这11卷石刻一经出版，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并且还被海外收藏。今明两年我们要在前面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其余各卷的编纂和出版工作。我们相信，《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各县（市、区）分卷的出版发行，不仅是对全市范围石刻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而且对于文化强市、文化强省的建设也大有裨益。

序 二

中共霍州市委书记 陈 纲
霍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崔山原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霍州市卷》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霍州市文化生活领域中的一件喜事，可庆可贺！

具有悠久历史的霍州市，雄踞山西南北交通之要冲，古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古就有“中州重镇”、“帝都屏障”之称，为人类最早发祥地之一。近五千年的沧桑岁月中，我们的祖先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大地上聚居生息，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业绩，形成了积淀深厚的文化遗存，碑碣就是文化遗存之一。“刻于金石，以表为经”，这是我们祖先的伟大创造，立碑题文，镌石纪事，早在古代就被当做一种传承文化的载体，当做一种警示后人的形式。故此，保存历史就有必要珍视石刻遗存。

一通碑刻，就是历史的一个见证，它可以再现历史，使历史复活。众所周知，要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山川形胜、风土人情，方志文献是至关重要的，而碑碣石刻更是实物佐证。我市陶唐峪乡义旺村现存有的一通水利碑，记载了自汉代以来延续下来的“四社五村”用水管理制度，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他们创造的这种管理模式堪称历史壮举，现代仍备受国内外专家的极大关注，至今仍可称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典范事例，对研究社会管理有较高的借鉴价值，这一历史文化的传承就得益于碑刻。宋大观四年《高继嵩神道碑》记载：北宋将领高继嵩在西北边陲与西夏及吐蕃作战，在晋、隰州任巡检时用方略捕杀强贼史胡子，在环州平吐蕃之叛，知庆州时定戍卒之变，诸事皆不见于史书，而此碑足补史阙，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然而，市境中众多碑记石刻隐藏散布于山川沃野的宅院、学校、宗祠、庙宇、寺观、墓地、陵园，历经沧桑，风雨摧残，还有的毁于人为的战火与动乱，致使有些碑记石刻虽被载入史册，但原物已毁，无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破解。唐代霍州籍大将军燕峦有功于朝廷，死后百姓为其修庙立碑，清康熙十二年版《霍州志》记载仅有一句话：“燕将军，名峦，墓在州西南寺庄村，有碑记。”但原碑不知毁于何年代，详情再无从考证。本应完整的历史，却形成了有史无证，留下了千古遗憾。这一事实阐明了一个深刻道理，石刻碑记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挖掘整理，保护抢救确有必要，将其内容整理编印成书有利于历史文化的延续，即使有一天古老的碑记石刻受风雨侵蚀或人为毁损，借纸质书籍仍可继续流传于后世。

我们相信，《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霍州市卷》的出版，在建设文明、富裕、和谐新霍州的历史进程中，必将起到鉴古知今的作用，它本身就是一通承前启后的历史丰碑！

概述

霍州市位于山西省中南部的临汾盆地北端。东倚霍山，与沁源、古县毗邻；西跨汾河，跟汾西接壤；北藉韩信岭，和灵石交界；南扼十五里垣，同洪洞相连。全市总面积 768 平方公里，辖三乡（师庄、三教、陶唐峪）、四镇（辛置、白龙、大张、李曹）、五个街道（鼓楼、开元、北环、南环、退沙），199 个行政村，总人口 30 万人。

霍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已居住古人类。颛顼画九州，霍为冀州之地，以境内霍太山得名。

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其弟姬处于霍，始称霍国。因境内有氐水，故又名氐。春秋归晋，谓霍邑。战国时期先属魏，后属韩，继属赵。秦时属河东郡。西汉为氐县，“新朝”改为黄城。东汉为永安，辖汾西、赵城境。三国魏正始八年（247）永安属平阳郡。北魏建义元年（528）属永安郡。隋开皇十六年（596）属汾州辖。开皇十八年（598）汾州改吕州，又复改霍邑。大业三年（607）属晋州。恭帝元年（617）置霍山郡，辖霍邑、赵城、汾西、灵石四县。唐武德元年（618）霍山郡又改为吕州。唐贞观十七年（643）霍邑复归晋州。北宋政和六年（1116）霍邑属平阳府辖。金贞祐三年（1215）置霍州，领霍邑、赵城、汾西、灵石四县。元代霍州领霍邑、赵城、灵石三县。元元贞三年（1297）霍州领霍邑、赵城、汾西、灵石、岳阳五县。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升为直隶州，领赵城、灵石二县。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增辖汾西县。中华民国元年（1912）霍州改为霍县，隶属河东道。新中国成立初期称霍县。1958 年与汾西县合并谓霍汾县。同年并入洪洞县。1959 年从洪洞县分出，仍称霍汾县。1961 年与汾西县分开，复称霍县。1989 年 12 月撤县建市为霍州市。

霍州市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东恃霍山，西连姑射，汾河贯境而过。境内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交通便利。优越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其成为晋南要隘，河东屏障，中州重镇，华北“雄邑”。霍州不仅是山西中南部区域政治中心，还是晋中、吕梁、上党、平阳诸地的经济贸易集散中心，被赞誉为“三晋明珠”。霍州人民生活在这块热土，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故霍州古迹文物，数量繁多。虽遭历代战乱和天灾人祸，毁坏严重，但留存下来且价值较高的古迹文物仍有 106 处。其中国保 4 处，为霍州署、贾村娲皇庙、赵家庄观音庙、陈村霍窑遗址。省保两处，为祝圣寺、韩壁西周古文化遗址。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霍州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安定、民众和谐，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全市综合经济实力跻身山西 20 强。优秀的历史文化也同时得以全面传承和发扬。

在近五千年的悠悠岁月中，勤劳智慧的先辈们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石刻文化。虽然历经沧桑，多数石碑不复存在，但从现留存的碑刻来看，洋洋大观，弥足珍贵。这些碑刻，从不同的角度，映射出霍州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挖掘、整理、保存、开发、利用这些历史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这部《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霍州市卷》，由两部分组成。上编“现存石刻”，收录现存的唐代以来石刻碑文 538 篇，另附因种种原因未予收录的 20 通现存石刻目录。下编“佚失石刻”，收录唐代以后的佚碑碑文 59 篇，另附佚碑碑目 254 条。按时代分，在收录的 538 篇现存石刻中，唐 1、宋 2、金 5、元 6、明 37、清 242、中华民国 18、中华人民共和国 224、纪年不详 3。在收录的 59 篇佚失石刻中，唐 3、宋 2、元 2、明 23、清 24、纪年不详 5。按类型分，有碑碣、墓志、经幢及其他杂类。按内容分，有历代名人神道碑、功德碑、墓表、墓志碑，有创建、重建、增修庙宇、衙署、寺观记事碑，有历代帝王御制诏书、朝廷牒文碑，有记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水利、田亩、教育、箴言、生产、生活、地震灾荒、宗氏家族、乡规民约以及自然风光等方面的记事碑。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可以这样说，霍州的金石铭刻，是一座蕴含记载数千年霍州历史的文化宝库，是一部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博大精彩、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现存的石刻文字中，对研究霍州历史有重大价值的碑文有：宋代《宋节度使高公神道碑铭》，金代《宣

《庙砌路台碑记》《孔涧村沙凹泉水碑记》《孔涧村水利碑记》，元代《霍州创建公宇记》《上天眷命碑》《秩官碑记》，明代《库拔村水利碑》《平阳府霍州换印记》《霍州水利成案记》《大张村创建古堰碑记》《陶唐谷各村用水碓记》《平阳府霍州为乞均水利事碓》《明怀仁王府辅国将军松溪淑人郭氏墓志铭》《霍州署施政碓》，清代《周村永免徭役碑记》《霍叔遗迹碑》《许村社事管理碑记》《孔涧村让刘家庄水利碑记》《禁赌碑记》《皇明诰封碑》《新建陈公祠碑记》《四社五村用水碑记》《陶唐峪玉泉水各村用水碑记》《乔占春墓志铭》《重修霍州大堂记》，民国时期《贾村上渠新开泉图碑文》《南堡村太岳十八分团新七团烈士纪念碑》，新中国成立后有《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向石兰峰同志学习的决定》《重修霍州鼓楼碑记》《重修陶唐谷尧祠记》《历代帝王祭霍山碑文》（重刻）《曹端生平》《明代霍州学正曹端名言》《重修烈士陵园碑记》《永和公园序》《中镇文化广场石刻》《霍州署衙赋》《霍州市历史文化及风景名胜千字联》《绪言》等。这些石刻，在历史、文化、科学、法制及石雕技艺、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中镇霍山，《尧祠记》《新建陶唐谷尧祠记》《霍山神传》等碑文，不仅记载了霍山巍巍隆峻、深厚广博、山川秀美、气象雄伟的壮丽景色，同时又明确了霍山“总领海内外名山”的庄重地位。而且霍山还被誉为“西方之美者有如霍山之多珠玉焉”。霍山为“尧陶唐故乡”、“帝尧氏都平阳时，依玉泉避暑，谷因名焉”，谓之陶唐谷。帝尧居此，“以纾隐怀，以贞道脉，以加志于深谷穷之遗黎，仁摩化洽，而吾霍为甚”。“尧大圣人，经天立极”，万世为尊。大禹曾受舜命，“乘四载，先登太岳霍山祷文，于是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地平天成，万世永赖”。

霍山不仅是雄伟的大山，而且还是历代帝王封为江山长治久安、国强民富、风调雨顺、天下太平的镇山。帝尧时期，霍山始居名山之首。到了西汉时期，汉宣帝封霍山为中镇。隋文帝开皇十四年，诏天下霍山立中镇祠，开始了霍山的祭祀活动。历代帝王祭祀霍山有史料记载的多达89次。现《霍山志》《霍州志》记载的历代帝王祭霍山的63篇祭文石刻，不仅奠定了霍山作为“五岳四渎”的历史地位，而且又为我们研究霍山历史文化和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提供了详尽的史料佐证。

“霍山神”作为霍山的精神领袖，历代被人尊为灵验真神。《重修应公庙》《宣祝真君庙记》等碑文，详细记载霍山神扶正除恶、主持正义的浩然壮举及世代百姓对霍山神的无比敬仰和崇拜。

霍州署为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州级署衙。原为隋中郎将宋老生的统军衙门，后为尉迟恭的帅府行辕，元代曾为国王行宫。现存元代大德八年所建的大堂，比北京故宫建成的时间还早115年。

州署现存的元代《霍州创建公宇记》《上天眷命碑》，记载霍州署衙创建经历和尊孔子、继祖德的皇帝圣命。

霍州署历代知州大多恪守“清慎勤”的为政之道。署衙内现存的《程荣碑记》以及《霍太守诸公政事记》《霍太守诸公生祠》《郡守诸君生祠记》《新建陈公祠》等，将霍州历代良牧贤守的政绩功德，刻碑立石，昭示天下。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清代康熙十二年霍州知州黄复生在霍州大堂内立了一通《霍州秩官题名碑》，将历代霍州知州按当政时期、姓名、籍贯、从政业绩刻于石碑，镶于堂墙，当作史鉴，昭示后人。

明代廉吏霍州学正曹端，两度为霍州学正，他不仅学识渊博，堪为人师，而且品行端正，勤政为民，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特别是曹端的“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的箴言，流芳百世，深得人心，被历代官员作为为政之要，警钟长鸣。《霍山书院崇祀曹月川先生记》《新建霍山正学书院》《重修儒学明伦堂记》等碑文，将曹端的楷模功绩一一镌刻，让世代代的后人，永远铭记。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霍州水资源分布不均，米粮川水资源比较充沛，丘陵山区水资源比较匮乏。现存水利碑多达45通，就其内容来讲，可分三类：有崇奉灵异事迹者，有记载因水而导致纷争打官司者，有称颂渠首劳绩或褒扬捐资修渠掘井掏泉修路筑桥之功德者。这其中最值得推崇的是霍州孔涧、义旺、李庄与赵城杏沟、仇池四社五村用水管理模式。金代《孔涧村水利碑》《孔涧沙凹水碑记》，清代《四社五村用水碑记》《孔涧村让刘家庄水利碑记》等，真实地记载着地处干旱丘陵地区的孔涧、义旺、李庄、杏沟、仇池等村庄，自汉代开始，在帝尧遗风的熏陶下，“四社五村”的群众发扬文明谦让、互相包容、诚实守信的风格，制定出“四社五村合理用水规矩”，照章执行，稳定沿袭。两千多年各村人畜吃水有持续可

靠的保障,而且通过礼让用水,使各村之间消除了隔阂,化解了矛盾,增进了团结。特别是孔涧村,“念邻邑之情,合社公议,每半月内本村先使水十日,其余四日情愿让刘家庄人畜吃用,不得浇灌地亩”的高风亮节,历代被人传颂。

霍州历史名人辈出,北宋将领高继嵩,守卫边关,浴血奋战,宋《高继嵩神道碑》中有详尽记载。此碑所述事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清《重修火星圣母庙碑记》记载的是明代李詮庄荀姓女子,舍己救人,被人们尊为神灵的真实写照。

霍州人民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明理重义,礼仪和谐,勤劳简朴,甘守故土,聪颖敏捷,主要体现在乡规民约方面。现存清代《东关村会社理事碑》《李詮庄村立婚丧事各役身钱开销》《安乐村帮银管理碑》《禁赌碑记》等,明文规定婚丧嫁娶要节俭,不得铺张。“不得赌博,倘有犯者重罚,不遵者遂官究治”。“不严禁者,罚银伍拾两,合社公用。永远禁赌,如违重罚”。《下乐坪村让地通路碑记》记载该村“路近陇边水浸地湿,往来行人有所不便,陇下虽云地多,其如物各有主……翕然同心,各自让地三尺,以作通行之路”。明《老张湾村重修茶庵碑记》记载“霍北五十里许有大会头村者,其从来远矣,适路当通衢,前建茶庵一所,以济行人之渴”。

霍州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进行了英勇斗争,涌现出众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抗日烈士碑》《太岳十八分区新七团烈士纪念碑》,就是这一战斗历程的真实见证。

反映新中国成立后霍州各项建设事业和社会发展的碑刻,比较重要的有烈士碑,重刻历代帝王祭霍山碑,新农村建设、名人题记、重点工程建设等碑刻。

总之,本书收集的这些石刻文字,是霍州厚重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霍州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研究霍州地方史的重要资料,也是建设文明、富庶、和谐新霍州的强劲精神动力。它将激励全市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继承光荣传统,传承历史文明,为建设三晋明珠、美丽霍州,做出新贡献。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霍州市卷》编委会

目 录

凡例

总序	李玉明
序一	刘合心
序二	陈 纲 崔山原
概述	编委会

上编 现存石刻

●唐·宋·金·元

千佛崖摩崖造像(唐代)	(五)
七里峪景区摩崖石刻(宋景德三年)	(六)
宋节度使高公神道碑铭(宋大观四年)	(七)
宣贲庙砌路台碑记(金大定二年)	(九)
孔涧村沙凹泉水碑记(金明昌五年)	(一〇)
成家山头重建观音堂碑记(金明昌六年)	(一二)
孔涧村水利碑记(金明昌七年)	(一四)
靳壁村尚书礼部牒(金贞祐三年)	(一五)
白道村修建佛堂经幢(元太宗三年)	(一六)
程荣碑记(元太宗九年)	(一七)
平阳府霍州霍邑县塔地村重建东岳庙记(元至元十二年)	(一八)
霍州创建公宇记(元大德九年)	(二〇)
上天眷命碑(元大德十一年)	(二一)
秩官碑记(元延祐四年)	(二二)

●明

库拔村水利碑(明洪武三年)	(二五)
重修霍州陈村圣王庙记(明景泰四年)	(二七)
东西二门碑志(明成化二年)	(二八)
库拔等村使水碑记(明成化十七年)	(二九)
御祭陆坛(明弘治九年)	(三〇)
七里峪舍愿塑佛像碑记(明弘治十三年)	(三一)
上乐平村重修观音堂碑记(明弘治十六年)	(三二)
七里峪景区摩崖石刻(明弘治十七年)	(三四)
平阳府霍州换印记(明正德二年)	(三五)
重修龙岩寺记(明正德十年)	(三六)

霍州水利成案记(明嘉靖元年)·····	(三八)
官定赵家庄水利帖文碑记(明嘉靖十二年)·····	(四〇)
霍州辛四里李泉庄成案水利石碑记(明嘉靖十七年)·····	(四二)
小涧柏乐二村水例碑记(明嘉靖十七年)·····	(四四)
赵家庄起建关王庙碑记(明嘉靖二十二年)·····	(四六)
建立泰山庙碑记(明嘉靖三十四年)·····	(四八)
陶唐谷各村用水碓记(明嘉靖三十八年)·····	(四九)
圣佛村改修众神庙记(明嘉靖四十一年)·····	(五〇)
大张村创修古堰碑记(明嘉靖四十二年)·····	(五一)
平阳府霍州为乞均水利事碓(明嘉靖四十三年)·····	(五二)
新建谯楼碑记(明万历十一年)·····	(五三)
贾村创建玄帝庙记(明万历二十一年)·····	(五五)
文昌君梦证记(明万历二十一年)·····	(五六)
北益昌村修醮盆经幢(明万历二十三年)·····	(五七)
明怀仁王府辅国将军松溪淑人郭氏墓志铭(明万历二十四年)·····	(五八)
重修玉泉上寺碑铭记(明万历二十八年)·····	(五九)
重修观音三官庙碑铭记(明万历三十二年)·····	(六〇)
明故镇国中尉荆山公墓志铭(明万历三十四年)·····	(六一)
拍地卧碑记(明万历三十六年)·····	(六三)
霍州署施政碓(明万历四十二年)·····	(六四)
霍州仁义村建鼓楼碑记(明万历四十三年)·····	(六五)
陈村重修圣王庙碑记(明天启元年)·····	(六六)
重修圣像神楼碑记(明天启二年)·····	(六八)
新建砖窑碑记(明天启二年)·····	(六九)
老张湾村重修茶庵碑记(明崇祯三年)·····	(七〇)
东福昌寺重修地藏药王殿暨买地碑记(明崇祯六年)·····	(七一)
师庄村茶亭茶资属地碑记(明崇祯年间)·····	(七二)

●清

建立□□□碑记(清顺治七年)·····	(七五)
杨枣村卧碑记(清康熙四年)·····	(七六)
圣佛村重修圣王庙碑记(清康熙二十八年)·····	(七七)
东关村重修关帝阁碑记(清康熙三十年)·····	(七八)
凿池铭记(清康熙三十年)·····	(七九)
闾村公立修筑墙垣门户碑志(清康熙三十六年)·····	(八〇)
鉴井碑记(清康熙三十八年)·····	(八一)
东关通地道口创置窑院碑记(清康熙四十四年)·····	(八二)
曹洼山修三神庙碓记(清康熙四十九年)·····	(八三)
安乐村新建戏楼碑记(清康熙五十一年)·····	(八四)
周村茶房创建佛殿碑记(清康熙五十五年)·····	(八五)

溢涧村使水公约碑志(清康熙五十七年).....	(八六)
成庄村碑记(清康熙五十八年).....	(八七)
本村刘族合会置立香火地碑记(清雍正四年).....	(八八)
周村茶房续买地亩垂久碑(清雍正六年).....	(八九)
周村永免徭役碑记(清雍正十年).....	(九〇)
靳壁村创建祠堂碑记(清雍正十二年).....	(九一)
盖献殿碑记(清雍正十二年).....	(九二)
创建真武大帝龙天土地行窑戏台碑序(清雍正十三年).....	(九三)
柏乐村重修关帝土地庙碑记(清乾隆元年).....	(九四)
霍叔遗迹碑(清乾隆三年).....	(九五)
下三教村重修龙王庙布施碑(清乾隆三年).....	(九六)
北益昌村重修殿宇碑记(清乾隆五年).....	(九七)
西张村修建圣王庙碣(清乾隆六年).....	(九八)
补修谯楼碑记(清乾隆七年).....	(九九)
增建三清教主砖窑殿碑记(清乾隆七年).....	(一〇〇)
水陆会置地碑记(清乾隆八年).....	(一〇一)
北村重修二郎庙布施碑(清乾隆十年).....	(一〇二)
重修庙宇碑记(清乾隆十一年).....	(一〇三)
霍郡安乐村创建庙宇碑记(清乾隆十一年).....	(一〇四)
施舍天水沟碑记(清乾隆十一年).....	(一〇五)
北益昌村创建牌楼财神庙三星庙碑记(清乾隆十一年).....	(一〇六)
创修药王楼碑记序(清乾隆十一年).....	(一〇七)
霍郡北乡师家窰创建佛庙碑序(清乾隆十二年).....	(一〇八)
重记小涧村龙王庙香火地碑(清乾隆十七年).....	(一〇九)
老张湾村建庙修路碑记(清乾隆十七年).....	(一一〇)
重修庙宇碑记(清乾隆十八年).....	(一一一)
西张村创建碑记(清乾隆十八年).....	(一一二)
阴底村重修四圣庙碑记(清乾隆十八年).....	(一一三)
塔底村重修殿宇碑记(清乾隆十八年).....	(一一四)
成王庄村重修玉皇庙碑记(清乾隆十九年).....	(一一五)
成王庄村人施舍地亩碑记(清乾隆十九年).....	(一一六)
北张村补修桥碑记(清乾隆二十年).....	(一一七)
杜庄村堡子题字碣(清乾隆二十年).....	(一一八)
郝家腰村重修庙宇碑记(清乾隆二十一年).....	(一一九)
郡北三十里许陈家窰创建三王庙记(清乾隆二十一年).....	(一二〇)
续建佛菩萨庙记(清乾隆二十一年).....	(一二二)
古霍安乐村创立碑记(清乾隆二十三年).....	(一二四)
南东村重修龙王庙碣记(清乾隆二十五年).....	(一二五)
南李庄村重修庙宇碣记(清乾隆二十八年).....	(一二六)
霍郡北乡白二里朱家岭村重修庙宇碑记(清乾隆三十年).....	(一二七)

石鼻村创建山神庙碑(清乾隆三十年)·····	(一二八)
重修碑记(清乾隆三十一年)·····	(一二九)
孔涧村让刘家庄水利碑记(清乾隆三十一年)·····	(一三〇)
重修庙宇碑记(清乾隆三十一年)·····	(一三一)
观音庙重修碑记(清乾隆三十一年)·····	(一三二)
禁赌碑记(清乾隆三十一年)·····	(一三三)
宋庄村修庙建桥碑记(清乾隆三十二年)·····	(一三四)
杜庄村重修关帝庙殿宇碣记(清乾隆三十二年)·····	(一三五)
霍郡白一里陈家窰续修碑记(清乾隆三十二年)·····	(一三六)
陈家山头重修庙宇碑记(清乾隆三十三年)·····	(一三七)
重修宝峰院记(清乾隆三十四年)·····	(一三八)
陈家窰村重修马王庙碣记(清乾隆三十四年)·····	(一三九)
重修谯楼碑记(清乾隆三十五年)·····	(一四〇)
李雅庄村观音庙建造乐楼碑记(清乾隆三十六年)·····	(一四一)
成王庄成近书等舍业碑记(清乾隆三十八年)·····	(一四二)
祖师庙新建碑记(清乾隆三十八年)·····	(一四三)
孔涧村重修庙宇碑记(清乾隆三十八年)·····	(一四四)
新修户院序(清乾隆三十八年)·····	(一四五)
北张村创建猛水碑记(清乾隆三十八年)·····	(一四六)
闾户修补坟莹序(清乾隆三十九年)·····	(一四七)
安乐村郭氏坟莹碑(清乾隆三十九年)·····	(一四八)
郭氏先世墓碑(清乾隆三十九年)·····	(一四九)
库拔村建桥碑记(清乾隆四十二年)·····	(一五〇)
观堆村修建宣祀神祠碑记(清乾隆四十四年)·····	(一五一)
什林村修建庙宇碣记(清乾隆四十五年)·····	(一五二)
补修圣王殿香亭东山门并鞞鼓记(清乾隆四十五年)·····	(一五三)
段庄村筑堰开渠碑记(清乾隆四十五年)·····	(一五四)
直隶霍州白三里下三教村茶房重修碑记(清乾隆四十七年)·····	(一五五)
石鼻村修建堡门碑记(清乾隆四十八年)·····	(一五六)
文昌阁碑序(清乾隆四十九年)·····	(一五七)
霍郡陈家窰建立东阁井窑并补修三王庙筑成西沟堰序(清乾隆五十一年)·····	(一五八)
上乐平村重修观音堂碑记(清乾隆五十三年)·····	(一六〇)
补修里庙碑序(清乾隆五十五年)·····	(一六一)
秦家岭龙崖寺泉水权属碣记(清乾隆五十五年)·····	(一六二)
重修舍宇碑记(清乾隆五十五年)·····	(一六三)
贾村筑堤碑记(清乾隆五十五年)·····	(一六四)
李詮庄村立婚丧事各役身钱开销规程碑记(清乾隆五十六年)·····	(一六五)
东关村重修关帝阁碑记(清乾隆五十六年)·····	(一六六)
重修庙宇碑记(清乾隆五十七年)·····	(一六七)
辛置村重修真武庙碑记(清乾隆五十七年)·····	(一六八)